

<<爱也无奈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爱也无奈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208051096

10位ISBN编号：7208051097

出版时间：2004-4-1

出版时间：上海人民出版社

作者：叶辛

页数：25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爱也无奈>>

前言

1990年，我写过一篇短文：《今天我要离开贵州》。文章里除却表达了我对贵州山乡的感情，还流露出回归上海时忐忑不安的心情。

是的，对于故乡上海，我不能说是陌生的，毕竟我在上海的弄堂里，整整生活了19年；以后由于探亲、改稿、开会，时不时地也有机会回来，对于上海面貌的逐渐改变，多少也是晓得的。但我又不能对上海十分熟悉，因为我终究有整整21年的时间，生活在贵州，那儿离上海都市里的一切，是那么的遥远。

而创作最需要的，偏偏又是切身的感受。如果没有这种对于生活，对于人，对于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环境，诸如弄堂、公寓、大楼、小院、单位、马路、城市的感受，对于人际关系、人物命运、社会风云的感受，文学创作是无法进行的。

一晃十几年过去了，我感受着上海这座大都市里的一切，而且情不自禁地会把上海这座城市里感受到的人和事，拿来和遥远的贵州作比较。于是我经常用两副目光来看待上海和贵州。

一些同行遇见我，经常问，在你的散文随笔中，怎么总会提到贵州？

一些读者对我说，你有一种贵州情结。

一些老同志见了我，会指着我说，我们从你的文章中，看出你对贵州的感情。

是啊，我生命中长长的一段岁月，是在贵州山乡里度过的。

上海和贵州，这是我生命的两极，即使在回归上海十几年以后，也抹不去。

故而我把从1999年到2003年期间写下的散文随笔集，就取名为《我生命的两极》。

可能正是因为这种抹不去的痕迹和烙印，在这五年时间里，我写下的五部中篇小说，尽管写到省城，写到上海，写到香格里拉，字里行间却还留有那两副目光透出的视角。

就是以写上海为主的长篇小说《华都》，其间有一组主要人物的命运，还是在偏远山乡的村寨上展开的。

也许，对于我来说，这已是摆脱不了的一缕情思了。

人类跨越千禧年的时候，我在一篇短文里说过，人的一生中，要同时跨越百年和千年的门槛，是难逢难遇的一件有意味的事情。

况且跨越千禧龙年的时候，正是中华民族蓬蓬勃勃的盛世之年。

故而我把汇集了长篇小说、中篇小说和散文随笔的这一套书，题名为“叶辛新世纪文萃”，献给始终关注着我的读者朋友们。

愿生活继续赐我以灵感和时间，愿在今后的日子里，我还能给读者朋友们奉献出新作。

谢谢！

叶辛 2004年1月18日

<<爱也无奈>>

内容概要

《爱也无奈》用优美的文笔褒扬了世纪之交的中国人的人性的复苏、性意识的改变、对美好精神生活的追求和爱的无奈。

“爱情世纪末”令人对世纪末的爱情产生困惑；“世纪末爱情”相逢是注定的，分离也必然是注定的；“爱情跨世纪”本身就是磨难，爱情也会像恶魔般伤害人；神秘的“玉蛙”引出罕见的屯堡文化，在爱的荒诞和疯癫中，潜藏着阴谋；生活在不同地域的深情恋人只能选择分手，因为“爱也无奈”。

这是2000 - 2003年叶辛创作的5个描写爱情中篇小说集。

故事发生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城乡，有对婚恋关系错位理解报恩恋、有飞越大洋一见钟情的跨国恋、有阴差阳错的城乡恋、有文化水平悬殊的师生恋，甚至有高原缺氧和低纬度富氧难以忍受的民族恋。

小说中的男女主人翁都曾真心相爱过，但面对现实最终都分手了。

分手的一个主要原因是《爱也无奈》！

<<爱也无奈>>

作者简介

叶辛，1949年10月出生于上海。

1969年去贵州山乡插队。

曾任第六、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。

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、上海市文联副主席、上海市人大常委等。

1977年发表处女作《高高的苗岭》。

此后笔耕不辍，二十多年来，共出版四十多本书籍。

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《蹉跎岁月》、《家教》、《孽债》、《恐怖的飓风》、《三年五载》等。

短篇小说《塌方》获国际青年年优秀作品一等奖（1985）。

中篇小说《家教》（上半部）获《十月》文学奖（1987）。

长篇小说《孽债》获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（1995）。

长篇小说《基石》获贵州省优秀作品奖（1984）。

由其本人改编的电视连续剧《蹉跎岁月》、《家教》、《孽债》等播出后，在国内引起轰动，使他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家，并分别三次荣获全国优秀电视剧奖。

因创作上的成就，于1985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文艺工作者，并荣获全国首届“五·一”劳动奖章。

<<爱也无奈>>

书籍目录

总序爱情世纪末世纪末的爱情爱情跨世纪玉蛙爱也无奈爱的沧桑（代后记）

<<爱也无奈>>

章节摘录

书摘 她从第一眼见到他时，心头就踏实下来。

他主动推着行李车走出候机厅时，她真想依偎在他的怀里一起走出去。

不知为什么，她总觉得他不是朋友，而是她的一位可以信赖的亲人。

出租车往市中心驶去，他告诉她，已为她订好了市中心的客房。

离静安寺很近。

她会满意的。

如果她晚来几天，延安高架路的中段通了，从机场到市中心，只要十多分钟就行了。

这么快啊，她满意地笑了。

一切的担忧、不全都烟消云散了。

她笑着告诉他，在洛杉矶飞往北京的航程快结束时，她和几位河南郑州的个体户老板聊天，从他们的嘴里，惊讶地听说他们原来是自费到美国去考察的。

他们竟然这么富！中国真的变了，变得令她想象不到。

他却心平气和地坐着，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。

直到她叽叽咕咕说了好一阵，他才轻描淡写地说：“这种事多了。”

”他挨着出租车的右侧车门坐着。

她则坐在后座的中央，挨得很近。

她的左侧还空出足可以坐一个人的位置。

即使这样，他仍察觉到来自她身上的那一股清朗的气息在强烈地诱惑着他。

她转脸瞅着他说：“你看上去一点儿也没变，还是那么年轻，”他认真道：“怎么没变化，老了。”

”她清脆地笑出声来：“你也老么？”他侧过脸回看了她一眼：“你怎么戴了一副眼镜？”他已经是第二次说这话了。

她说：“到了晚上，我视力差。

为了要认出你，就戴上了眼镜。

”和他说话，不论说什么，她都觉得愉快。

什么原因她说不上来，她只相信这是缘。

飞机降落前她还在犹豫，不知自己如此莽撞地闯了来，对还是不对。

见了她，她就认定了，她是该来的。

他开始给她讲那年他们离开洛杉矶以后，前往美国东部访问的一些情况。

他说他喜欢尼亚加拉大瀑布，他对东部公路两侧的绿化由衷地称道，他对那次旅行表示满意。

惟独遗憾的是，导游介绍得太一般了。

若是有人能结合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作些介绍，那会更好的。

不过，传归传，雨山屯寨子上，哪个也不曾见过传说中的宝剑。

上山下乡之前，文化大革命的小道消息传得甚嚣尘上的同时，社会上广泛流传着关于“梅花党”和“一只绣花鞋”的故事以及类似的版本，说得天花乱坠，我是从来不信的。

在我看来，到了偏远蛮荒的乡下，“皇帝的宝剑”这一类传言，不过就是城市里编烂的故事的翻版而已，从来没把它当一回事。

春去秋来，又到了收获的季节。

早熟的谷子捩上来了，坡上的包谷扳回寨子了，雾岚山下、缠溪两岸，田坝坡土里一派收割的景象。

这是乡村耕读小学放农忙假的前夕，已是黄昏时分，学生娃娃们都已欢叫着回到各自的寨子上去，我趁着小学校里难得的清静，正在全神贯注地批着作业本。

办公室门口，忽然传来一个柔柔的嗓音：“华老师。”

”我转脸一看，吴玲娣倚着门框，一手提着书包，两眼睁得大大的，满脸羞涩地望着我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。

她的身旁，站着和她同龄的姑娘吴仁萍，扑闪着一对大眼睛。

她们两个，一个文静寡言，一个泼辣率直；一个苗条瘦削，一个丰满健壮。

<<爱也无奈>>

乍一眼看，一瘦一胖，特点是分明的，不过，只要下细地多瞧两眼，就会发现，两个人各有姿色，是那种在赶场天撩人的姑娘。

特别是吴仁萍，一双大眼睛热辣辣地瞅着你的时候，真有点让人招架不住。

两个大龄学生主动到办公室来找我，这是我教学生涯里极少有的事情。

我急忙离座起身招呼：“进来坐呀，有啥子事情？进来说罢。”

吴玲娣迈进了门槛，往里走厂两步。

吴仁萍跟着进了屋，却并没往里边走，还是徘徊在门边。

吴玲娣转脸瞅了吴仁萍一眼，低下头去，脸上飞起了一片红云，嗓音比往常更低地说：“华老师，农忙假过后，我就不来上学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吴玲娣不说话，脑壳垂得更低了，脸色一片绯红，抽抽条条的身子难为情地晃动着。

“她要出嫁了！”门边的吴仁萍嗓门很大地替她解释着，“哈哈，月儿光光，今夜做个新娘……”

“真的？”我尽量掩饰着心中的震惊，淡淡地问，“喜期订在哪一天？”“九月二十八，”事情说出来了，吴玲娣倒也不觉害羞了，她大胆地昂起脑壳，细细长长的眼睛望着我，“华老师，爹说了几遍，到那一天，请你来喝喜酒。”

我望着她，郑重地点头。

在雨山屯，我是老师，尽管只是耕读小学的一个民办教师，拿的也是工分，但是寨子上遇到红白喜事，家家户户，都会来请我去喝酒。

有的是学生的老祖祖做寿，有的是学生的长辈离世，也有的是学生娃的哥哥姐姐出嫁或是娶亲。

可是像吴玲娣这样子，学生自己出嫁请我去，我还是头一次碰到。

雨山寨上早婚，这在我们的插队落户生涯中，已经司空见惯了。

十八九岁的大姑娘出嫁，更不是啥稀罕事。

只是，吴玲娣的这回出嫁，还是令我颇觉意外。

怎么我事前一点都没听说呢？迟疑了片刻，我才讷讷地说出口：“祝贺你，老师祝贺你。”

“你一定来啊，华老师。”

说完，吴玲娣一阵风般，跑出了办公室。

“玲娣，你……”她的这一举动，使得吴仁萍慌得叫起来，“你咋个不等我？”

吴玲娣头也不回地说：“你的事，自家跟华老师说吧。”

说完就扭着身子跑远了。

我这才晓得，吴仁萍不是陪同吴玲娣来的，她也有事情找我。

我瞧着吴玲娣远去的背影，抬头瞅了吴仁萍一眼，笑着说：“你也有事，说罢，什么事？坐下说。”

卓玛推门进屋，一眼就看到，他脸色潮红浑身疲惫地躺在床上，见了她，不好意思地坐起身子，嘴角挤出一丝笑纹，轻轻叫了一声卓玛。

卓玛觉得，即使是一脸倦态，他的笑容也还是坚毅的，她摆手让他尽管躺下，说：“你别逞强了，这和身体强弱没关系，你就是高山反应，缺氧，我见得多了，多少身强力壮的小伙子，遇到这种情况都会躺倒。”

她又问：“告诉我，你回来多久了？”“没多久，我就回来洗了个澡……”他说着还想笑一笑，“消除一点倦意，谁知……”“糟了，洗过澡是不是更难受？”他点了点头。

“你头痛脑壳胀，是典型的高原反应。”

回来以后，就该卧床休息，不能乱动，更不能洗澡。

跟你说，有客人不听话，硬是放足了热水要洗，有的人一边洗一边还唱歌，洗着洗着，晕过去的都有。

卓玛的语气里含着明显的责备，“这会儿感觉怎么样？”“头痛欲裂，浑身不舒服。”

“你现在就得吸氧。”

来，听我的，坐起身子，垫着这个。

卓玛俯下身子，抽出他床上的枕头，垫在他的身后，顺手把氧气袋递过去，“会用吗？”郎京杰困惑地摇摇头，卓玛拨开小塑料袋，给他接上消毒管子，说：“把这个塞进鼻孔，打开氧气袋就行了。”

<<爱也无奈>>

先开得小些，有感觉了，慢慢再开大。

” 郎京杰一一照着她吩咐的做了，安神吸着氧。

卓玛见他贪婪地吸氧的模样，不由暗暗好笑。

她怕自己笑出声来，故意转过身子，谁知这一转，她不由得大吃一惊。

她发现自己的照片被放得很大地粘在雪白的墙面上，背景是梅里雪山的主体太子十三峰，那清远澄净的天宇上，映衬着高洁雄奇、直指苍穹的雪峰，比卓玛平时看惯了的绵延数百里的雪岭雪峰倍添几份神奇。

瞧，在这张大得让人惊讶的照片上，雪比云白，比云亮，比云还要奇异多彩。

而更让卓玛内心震惊的，是自己身着藏服的形象，神情自然、那么亮丽、那么摇曳多姿地站在雪域奇观前面。

她的整张脸庞，特别是脸颊上那两朵红扑扑的霞彩，仿佛都沐浴着梅里雪山的阳光。

天哪，我真有这么美吗。

要不是郎京杰在专心吸氧，卓玛真想转过身去这样大声地问他。

她回想不起来，他是在什么情况下给她拍下这张照片的。

在旅游点上，远远近近的，有照相机镜头对准卓玛的时候，卓玛一点也不慌，她已经习惯了。

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、北方南方的旅游者，有的单独给卓玛照相；有的给卓玛拍特写，有的热情地拉着卓玛合影，和旅游团队合影，和三五个人合影，和老人小孩合影，和年龄相仿的姑娘、小伙子合影，和中年汉子们合影，不管什么人邀请卓玛合影，卓玛从不拒绝。

卓玛知道，回去以后他们会把照片拿给身边的人看，会自豪地告诉自己的亲人朋友，这是一个香格里拉的藏族姑娘，这多少也能给人增加一点旅游的风情嘛。

……

<<爱也无奈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总序1990年，我写过一篇短文：《今天我要离开贵州》。

文章里除却表达了我对贵州山乡的感情，还流露出回归上海时忐忑不安的心情。

是的，对于故乡上海，我不能说是陌生的，毕竟我在上海的弄堂里，整整生活了19年；以后由于探亲、改稿、开会，时不时地也有机会回来，对于上海面貌的逐渐改变，多少也是晓得的。

但我又不能说对上海十分熟悉，因为我终究有整整21年的时间，生活在贵州，那儿离上海都市里的一切，是那么的遥远。

而创作最需要的，偏偏又是切身的感受。

如果没有这种对于生活，对于人，对于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环境，诸如弄堂、公寓、大楼、小院、单位、马路、城市的感受，对于人际关系、人物命运、社会风云的感受，文学创作是无法进行的。

一晃十几年过去了，我感受着上海这座大都市里的一切，而且情不自禁地会把上海这座城市里感受到的人和事，拿来和遥远的贵州作比较。

于是我经常用两副目光来看待上海和贵州。

一些同行遇见我，经常问，在你的散文随笔中，怎么总会提到贵州？一些读者对我说，你有一种贵州情结。

一些老同志见了我，会指着我说，我们从你的文章中，看出你对贵州的感情。

是啊，我生命中长长的一段岁月，是在贵州山乡里度过的。

上海和贵州，这是我生命的两极，即使在回归上海十几年以后，也抹不去。

故而我把从1999年到2003年期间写下的散文随笔集，就取名为《我生命的两极》。

可能正是因为这种抹不去的痕迹和烙印，在这五年时间里，我写下的五部中篇小说，尽管写到省城，写到上海，写到香格里拉，字里行间却还留有两副目光透出的视角。

就是以写上海为主的长篇小说《华都》，其间有一组主要人物的命运，还是在偏远山乡的村寨上展开的。

也许，对于我来说，这已是摆脱不了的一缕情思了。

人类跨越千禧年的时候，我在一篇短文里说过，人的一生中，要同时跨越百年和千年的门槛，是难逢难遇的一件有意味的事情。

况且跨越千禧龙年的时候，正是中华民族蓬蓬勃勃的盛世之年。

故而我把汇集了长篇小说、中篇小说和散文随笔的这一套书，题名为“叶辛新世纪文萃”，献给始终关注着我的读者朋友们。

愿生活继续赐我以灵感和时间，愿在今后的日子里，我还能给读者朋友们奉献出新作。

谢谢！

叶辛

2004年1月18日

<<爱也无奈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